

中国曾是我一个梦。一个遥不可及的梦。

从小到大,父母、师长不时强调:大陆是我们的故土家园。我们教育我,这里不是我的家,我的家在海峡对岸那片广大的土地上;但是不管我怎样向往对岸的秀丽山川,渴望有一天能步履其上,俯仰于其间;然而这个家毕竟是遥远的,陌生的,难以产生一种对家的眷恋。

1949年,我的母亲,一个深宅大院的独生女,跟着父亲渡海来台,过去被人伺候的日子,突然失去了。父亲跟着单位,经常跑动,母亲守着我们几个孩子,不得不忍受邻人的无理。因为当时我们住的那条街上,只有我们一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,也就

我上中学时,校长是位年近六旬却未曾出嫁的知识分子。“文革”批斗她,把她一句话当批斗靶子:我怕脏,但我不怕死。批斗者高喊:毛主席说不怕苦,二不怕死,你连脏都怕,会不怕死?这是什么逻辑!是与毛主席唱反调!

怕脏与怕死的逻辑

宁白

怕脏的,在我脑子里盘旋了很多年。是的,只有不怕脏、不怕苦,才会不怕死,这是层层递进,从量变到质变。

后来,读了一些书,经历了一些事,知道,既不怕苦,又不怕死,是无知的小将们曲解了领袖的意思,把“苦”与“死”看成是行为的演进。更把“脏”,自以为是地放在这一行为演进中的最底端,认为怕脏的人,理所当然怕死的。

在我懂得了“怕脏”与“不怕死”的含义后,我深为“小将”们的狂乱和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。

怕脏与是否怕死,是两个不同的意识和行为系统,两者互不干扰,没有因果关系。

怕脏,是一个人爱清洁、讲卫生的心理反应,是进入文明社会后,人们面对肮脏,普遍会流露的一种潜在意识。自然,这不影响人们扫除脏的自主行为。是否怕死,则反映了一个人对生命的认识。有的人,对生命的终结有清醒的认识,认为进入天国是每个人的必由之路,因此,他不惧死。也有的人,有理想的追求,有主义的实践,敢于为义而舍身。前者具有科学的精神,后者具有崇高的情怀,都值得人们表达尊敬。这是与怕脏没有任何关联的生命态度。至于那些视生命为儿戏的狂暴之徒则另当别论。

不怕脏的人,大多生活在贫穷、落后的环境中,他们以充饥遮体为急迫的需求,对肮脏的现象和行为不会有敏捷的反应。曾经在边境草原的小镇留宿,有同伴要求打扫房间里的厕所,服务员说,要这么干净,干啥?!那些还来不及讲卫生的人,大多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,生活中还没有对肮脏的排斥。而城市里的人,那些“文革”中的学生,理应知道讲卫生的重要,却要把自己变成不怕脏的莽汉,还要与不怕死相联,这就使自己倒退到愚昧之中。

有位老年朋友,身患不治之症,在离世之前,安然处理了自己的文稿、书籍、古藏,几次安慰子女:人总有一死,我不怕,你们别太伤心。女儿告诉我,服侍父亲最难的,就是他太爱干净,有时因为替换衣服不及时,要给我们脸色。

更有一些为义舍身的仁人志士,为祖国、为信仰,含笑刑场,在赴死前,坚持换衣梳妆,以干净端庄的生命形象,去奔赴心中的理想之地。翻译家傅雷自杀前,夫人嘱保姆去朋友家借一套干净衣服,换上后一同绝世。他们不惜以生命维护人格尊严,维护自己的人生价值,让后世叹服而又崇敬。



我的中国梦

(马来西亚) 戴小华

是台湾人嘴里的外省人。有时,我们被邻人欺负,回来哭诉,母亲总是忍气吞声,哽咽地说着:“等我们回大陆后,你们就不会被欺负了,家乡亲人一定回会好好疼你们。”

后来,命运把我安置到马来西亚。初到此地,举目不见熟人面孔,侧耳听不到半句乡音,竟又有着背井离乡,漂泊异地的感觉,直到孩子降临,总算有了“家”的扎实感觉,可是,刚要推门进“家”,要看清楚家的面貌,又觉得这道门似乎只是半开着(因为当地的马来极端分子,每当遇到种族冲突时就叫我们滚回中国)。

我上中学时,校长是位年近六旬却未曾出嫁的知识分子。“文革”批斗她,把她一句话当批斗靶子:我怕脏,但我不怕死。批斗者高喊:毛主席说不怕苦,二不怕死,你连脏都怕,会不怕死?这是什么逻辑!是与毛主席唱反调!

怕脏与怕死的逻辑

宁白

怕脏的,在我脑子里盘旋了很多年。是的,只有不怕脏、不怕苦,才会不怕死,这是层层递进,从量变到质变。

后来,读了一些书,经历了一些事,知道,既不怕苦,又不怕死,是无知的小将们曲解了领袖的意思,把“苦”与“死”看成是行为的演进。更把“脏”,自以为是地放在这一行为演进中的最底端,认为怕脏的人,理所当然怕死的。

在我懂得了“怕脏”与“不怕死”的含义后,我深为“小将”们的狂乱和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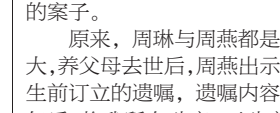
怕脏与是否怕死,是两个不同的意识和行为系统,两者互不干扰,没有因果关系。

怕脏,是一个人爱清洁、讲卫生的心理反应,是进入文明社会后,人们面对肮脏,普遍会流露的一种潜在意识。自然,这不影响人们扫除脏的自主行为。是否怕死,则反映了一个人对生命的认识。有的人,对生命的终结有清醒的认识,认为进入天国是每个人的必由之路,因此,他不惧死。也有的人,有理想的追求,有主义的实践,敢于为义而舍身。前者具有科学的精神,后者具有崇高的情怀,都值得人们表达尊敬。这是与怕脏没有任何关联的生命态度。至于那些视生命为儿戏的狂暴之徒则另当别论。

不怕脏的人,大多生活在贫穷、落后的环境中,他们以充饥遮体为急迫的需求,对肮脏的现象和行为不会有敏捷的反应。曾经在边境草原的小镇留宿,有同伴要求打扫房间里的厕所,服务员说,要这么干净,干啥?!那些还来不及讲卫生的人,大多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,生活中还没有对肮脏的排斥。而城市里的人,那些“文革”中的学生,理应知道讲卫生的重要,却要把自己变成不怕脏的莽汉,还要与不怕死相联,这就使自己倒退到愚昧之中。

有位老年朋友,身患不治之症,在离世之前,安然处理了自己的文稿、书籍、古藏,几次安慰子女:人总有一死,我不怕,你们别太伤心。女儿告诉我,服侍父亲最难的,就是他太爱干净,有时因为替换衣服不及时,要给我们脸色。

更有一些为义舍身的仁人志士,为祖国、为信仰,含笑刑场,在赴死前,坚持换衣梳妆,以干净端庄的生命形象,去奔赴心中的理想之地。翻译家傅雷自杀前,夫人嘱保姆去朋友家借一套干净衣服,换上后一同绝世。他们不惜以生命维护人格尊严,维护自己的人生价值,让后世叹服而又崇敬。



在台湾,有人说我是外省人。在马来西亚,有人说我是外来移民。在中国大陆,有人说我是外国华侨。似乎自己站在哪儿,哪儿的土地就不属于我。多少年来,心里面常有一种说不出的闷闷的感觉,好像有一种委屈,有一种不安,更有一种渴望。渴望的是什么?说起来可笑,只不过是让自己能安心地去爱与被爱的家。

于是,大量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成了我当时唯一的精神寄托。读多了就提起了笔,写作也就成了我抒发情感与苦闷的主要管道。

1990年4月我的一部著作《沙城》带给我去中国的机缘,也竟然让我成为马来西亚政府对人民自由往来中国解禁前的第一位“文化使者”。

这次的破冰之旅让我终于有机会去认识那与我流着共同血脉的民族,去了解那与我有着共同文化的国家。去前,心情是错综复杂的,回来后,也无法有着挥一挥衣袖,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潇洒。虽然,我见到了许多和我从未谋面却和我血脉相连的亲人,踏上了我最亲近的父母出生生长的地方。但是,不知为何,当父母与亲人们欣喜地分享着彼此的回忆时,我却只有茫然。我不禁想着:这是我的家园吗?或许,这里只是父母的家园,但父母的家园居然不是我的家!

回马后,我发表了一系列“戴小华中国行”的文章。当年9月马来西亚终于解除了马中两国人民自由往来的禁令。于是,从1990年到现在,我通过探亲、旅游、讲学、访问、交流频繁往来中国,但是对中国的感情却也渐渐变得益发错综复杂,其中除了爱又渗着痛。

因为,据我长期观察,中国经过了长时间的封闭,一旦开放,尤其是对世界开放,对照和比较所带来的震撼,使得大家急于追求现代化,但也逐渐地把青山毁掉,把绿水弄浑,把泥土弄“脏”……如果中国追求现代化要付出这样的代价,那这种代价付出得也太大了!所幸,大家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开始注意环保,反腐倡廉,提倡文化建

法遗产给我女儿周燕一人继承,其他人无权继承我的遗产,我本人的生养病故事后,也由我女儿周燕一人负责,并提供遗嘱见证人及居委会作证。”

周琳认为,周燕出示的遗嘱是打印件,正文内容和日期都是打印形成,所以遗嘱在形式上无效,且养父年事已高,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,因此她断定,这份遗嘱是别人制作后给养父签字,并不是养父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。

Z法官一边翻看着手中的文书一边回忆着之前的庭审。出于缓和亲属关系、维系家庭和睦的考虑,他耐心地劝说周琳:“案件很快就要听证,你到时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,大家都

夜光杯

晨起,洗漱后喝了一杯热牛奶,急匆匆出门赶乘头班地铁,去上大嘉定校区做学期试卷评估事项。一路上满脑子竟然都是面包、面包。昨夜临睡前放在桌上的那只面包,今晨却不见了踪影。满屋子找,再找,可要迟到了。

找面包

——藏物记之二

张烨

得爱藏东西——先于母亲,我将她有可能藏起的物品都一一收藏起来,让她无物可藏。不料,还是防不胜防,这回,不就连我早餐的粮食也藏了,让我找得如此辛苦。时间一久面包发霉生出虫来,如何是好?妈妈哎,你可知道此刻你的女儿正踩着满地霜迹,喝着西北风,空腹,孤零零奔波在路途?一路上,我自言自语自怜自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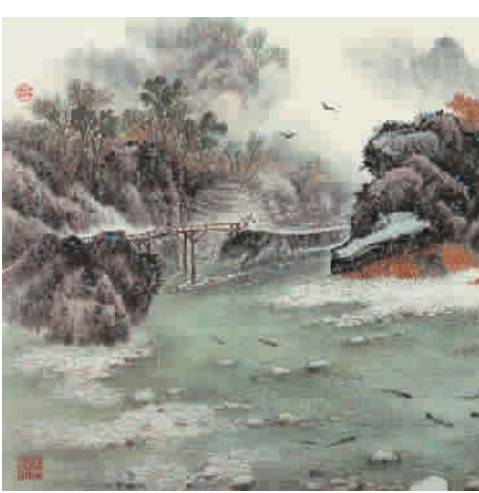
中午赶回家,带母亲到外面去吃早饭,当我为她戴上口罩,掖好围巾,顺手拿起桌上母亲那顶豆沙色绒帽——面包!我和母亲同时呼喊起来。母亲像孩子一样开心,拍手笑道:灵光额,灵光额,面包自己从帽子里蹦了出来,哈哈!就像上回在衣橱里发现牛奶一样,再一次令我哭笑不得。

说真的,我不得不失智的母亲心生钦佩,真个儿应了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,母亲实在太聪明了,这会不会与她早先爱读福尔摩斯、包公、狄公之类破案小说有关呢?难怪她单位里的同事曾称呼她为福尔摩斯。想想也是,世界上能有多少人想得将面包藏在帽子里,而帽子就赫然端坐在你眼皮下的桌子上。

设。一个国家即使富裕强大了,如果没有文化追求,如同失去了灵魂的民族,既无法建立一个民族的尊严,也无法赢得国际间真正的尊敬。这使我想起屠格涅夫当年的地方。但是,不知为何,当父母与亲人们欣喜地分享着彼此的回忆时,我却只有茫然。我不禁想着:这是我的家园吗?或许,这里只是父母的家园,但父母的家园居然不是我的家!

回马后,我发表了一系列“戴小华中国行”的文章。当年9月马来西亚终于解除了马中两国人民自由往来的禁令。于是,从1990年到现在,我通过探亲、旅游、讲学、访问、交流频繁往来中国,但是对中国的感情却也渐渐变得益发错综复杂,其中除了爱又渗着痛。

因为,据我长期观察,中国经过了长时间的封闭,一旦开放,尤其是对世界开放,对照和比较所带来的震撼,使得大家急于追求现代化,但也逐渐地把青山毁掉,把绿水弄浑,把泥土弄“脏”……如果中国追求现代化要付出这样的代价,那这种代价付出得也太大了!所幸,大家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开始注意环保,反腐倡廉,提倡文化建



是亲属关系,还是建议你平静情绪,考虑和对方协商解决。如果你有协商的意愿,我也很愿意做双方的工作,争取促成和解……”

还没等Z法官说完,周琳一口打断了:“又是这些陈词滥调!天下乌鸦一般黑!如果你不判我赢,我就天天到法院找你!……”

听着电话那头的狂风暴雨,Z法官只得静静地让周琳发泄心头的怒火。接下来的几天,周琳不断打电话过来,话语中仍然充满了火药味。

听证当天,由于周琳情绪失控,不仅谩骂对方当事人,还对法官出言不逊,最终导致调解失败。Z法官依法做出裁定,认定一、二审事实清楚,判决并无不当,驳回了周琳的再审申请。

车子经过游人如织的集市,我急急对司机古玛说道:“停,停车!”

我看到了处处晃动着的斑斓光色——芒果,大大小小、肥肥瘦瘦,一箱箱层层地高叠着、一堆堆随意地散置着;黄色青色红色,交相辉映。芒果丝丝缕缕浓郁的香气,恣意渗进了像钻石一般洁净的阳光里。走在这样的阳光底下,我的五脏六腑,全被熏得无比芳馥。

乌干达盛产芒果,品种多不胜数,简直可以把人活生生地吃疯了。

上好的那种,丰满妩媚,香气浓烈,每粒一千先令(折合人民币一元五角)。买了六粒,送两粒给古玛,没有想到,他眼睛眨也不眨,便摇头拒绝:“这种芒果,我不吃。”我说:“摊贩说,如果不甜的话,原价奉还呀!”古玛笑了起来,说道:“问题恰巧就出在这儿啊,像这类驳种的芒果,味道不纯,吃来吃去,就只剩下一个甜味,死甜,像喝加了糖精的芒果汽水。告诉你吧,真正好的芒果,产自农村,千滋百味,保证能让你吃得神魂颠倒!”嘿嘿,这古玛,活像个农村的果农促销商。

过了两天,到农村去。一所所破落的茅屋旁边,一棵棵枝叶茂盛的芒果树千娇百媚地绿着,蓬勃的阳光透过了层层叠叠的枝叶,调皮地把芒果树的影子闪闪烁烁地泼洒在地上,连简陋不堪的茅屋也很虚假地变得华丽了。

茅屋前方的空地上,放着一篮一篮待售的芒果,颗颗小如拳头,暗沉的青色,模样儿不是很讨喜,可是,粒粒都散发着树叶的清香,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满满一大篮,约有三十余粒,居然才卖区区的一千先令!衣衫褴褛的村童,蹲在篮子旁,等候。

古玛迫不及待地买了一篮,欢喜地说:“这是极品芒果呢!”说着,取了一枚,也不削皮,便“咔嚓、咔嚓”地咬着吃了起来,脸上的陶醉,让人感觉他在吃一个梦。他边吃边招呼我:“吃啊,你吃啊!”我说:“没刀子削皮呀!”他笑道:“这种极品芒果,得连皮带肉吃,才有劲啊!”

我取了一个,触手极硬,分明还没熟透。古玛说:“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半生不熟的芒果,那些熟透的,软绵绵的,哪有这种脆生生的好吃!”他吃完一个,又吃一个,再吃一个,仿佛这芒果能让他长生不老。我呢,才咬了一口,头便很煞风景地竖立起来了——芒果太酸、生涩,根本不堪入口。

这古玛,味蕾怎么如此古怪?

古玛顾不得说话,一口气吃了四个,才算解了馋。拭了拭嘴,肚子发出了咕嘟咕嘟的声响,我知道,那是陈年旧事在他体内发酵了。

他说:“童年,和祖母一起住在农村里。她在屋旁种了好几棵芒果树,我们兄弟姐妹就像猴子一样,成天爬树取乐。爬累了,就摘芒果吃;吃得腹胀如鼓,午餐也就解决了。后来,离开农村到城市谋生,我最怀念的,就是这种百味麇集的芒果了。年过七旬的祖母,是在爬树摘芒果时,不慎跌死的。我赶回来奔丧时,在屋后看到她给我准备的一大袋芒果……”

古玛说这话时,脸上是那种波澜不起的平静。有时,人世间最深的悲痛,往往就藏在不动声色的淡漠里。

古玛刚才狼吞虎咽的,其实是芒果,而是那种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滋味。这种滋味,糅合了浓得化不开的亲情、乡情、大地情,是人世间最美的味道,也是无可取代的味道。

周琳不服裁定,继续对Z法官电话“轰炸”。一次,她悄悄尾随法院工作人员进入办公区域,并向人打听Z法官的办公室,被工作人员发现并及时制止,周琳这才停止了自己的疯狂行为。

让我们敬佩的是,虽然周琳的行为影响了Z法官的工作,但Z法官仍然兢兢业业地每天开庭审理、撰写裁判文书,仍然认真仔细地对待每一位当事人的诉求,Z法官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优秀法官身上的可贵精神。

想到周琳,再看Z法官,不禁深深感叹,如果人们希望社会更加公平正义,就应该更加理解法官,尊重法官,让法官们全心全意投入到事业中去。

法官的安全感和尊崇感,体现了一个社会文明的进步程度。

法官心语

童年的滋味

(新加坡) 尤今



走路的云

草长平湖白鹭飞

(中国画)

王瑞昱